

新民时论

循环经济呼唤三大变革

诸大建

最近欧盟举行以循环经济为主题的绿色经济周,准备大张旗鼓地推进循环经济。联想国内过去十多年虽然循环经济已经纳入国家的法律、规划、指标、项目等体系,但是城市垃圾的增长速度,仍然可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敌。笔者1998年开始从事循环经济研究,发表了最初的一系列论文。10多年过去了,国内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生活垃圾和固体废物问题。觉得需要新的背景和基础上再次呼吁,促进三个方面的重要变革。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大量的固体废物和垃圾产生。以上海为例,十多年前上海每天的垃圾清运量在1万吨左右,现在每天2万吨。未来10-20年,只要上海的人口继续增加或人均垃圾量增加,上海将面临窘迫的垃圾问题。垃圾处理模式基本上是填埋和焚烧,这种末端处理方式一方面受到城市土地和环境容量的局限,另一方面则受到老百姓日益增加的邻避事件的限制。老的垃圾处理方式已经很难走下去。城市垃圾处理需要进行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的变革,即从末端

处理转向分类收集和回收利用。如果上海未来的发展,能够稳定甚至减少整个城市的垃圾产出,成为一个低垃圾的环境友好城市,那将是一个可以与实现四个中心经济目标相比拟的成就。

二是企业发展模式的变革。在线性经济的条件下,企业的产品形式和生产形式是挖掘—制造—抛弃,具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特征,企业靠大量消耗物质材料进行盈利。有的时候,企业甚至会有巴不得消费者手中的物品早点坏掉,然后向他们推销新产品的阴暗心理,因此许多产品具有一次

性、不耐久的趋向。在循环经济情况下,就需要发展从摇篮到摇篮的物质流闭环新企业模式,即通过对产品的维修和再利用、通过对部件的加工再制造、通过对废弃物的再循环加工,用尽可能少的甚至零废弃物的形式,创造厚实的社会效益。许多汽车制造业和家电制造业,要求部件可以达到90%以上的回用,就是从摇篮到摇篮型企业的事例。

三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循环经济的最高境界是“只求使用不求拥有”,用较少物质消耗获得较好的生活满足。在线性经济的条件下,生

产者的目的是卖产品,产品卖出越多,收益就越好;消费者的目的是拥有,自己的东西越多,认为生活水平就越高。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果是大量消费导致的资源开采和废物排放。在循环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的目的是创造价值,消费者的目的是享受效用,因此许多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开始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经济价值最大化,自然成本最小化。制造业开始向服务化转化。国外最近几年普遍出现拥有汽车共享系统代替私人拥有小汽车的现象,就是汽车制造业不卖产品卖服务的事例。

10多年来,学者呼吁、政府倡导循环经济,大多聚焦于从填埋焚烧垃圾到回收利用。面对中国到2030年城市化将增加到70%左右,人均GDP相对于2010年翻两番,垃圾产出有可能急剧增加的挑战,笔者认为对循环经济的认识需要版本升级:要通过发展垃圾回收利用产业,建设低垃圾城市;通过再使用再制造,建设从摇篮到摇篮的闭环型企业;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匹配的新型服务经济。(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第一”问题

凌河

已晚谭

上周末的珠江,又举行了广州国际龙舟赛。这个龙舟赛,已经办了20年,参赛的队伍有百支以上,也算是“百舸争流”吧。今年又办一届,又有什么稀奇?

不料不但有一点稀奇,还出了一宗“新闻”,爆出了一个“冷门”,那便是由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市长陈建华领衔的“一哥队”,破天荒地没有拿到表演赛的冠军,而是“以第二名冲过终点”!这个“一哥队”,可是连续三年拿“第一”的呀,今年却“首次无缘冠军”!

那么这个“第一”,让谁夺去了呢?原来是一支“国际友人队”。于是舆论之间,便有评论,说这些老外真不懂事,你怎么可以去抢书记市长的“第一”呢?下一届再办龙舟赛,再不要让老外来“搅局”啦!当然也有人,一项比赛,书记市长年年拿“第一”,这有多大意思呢?好在这几个老外“不懂道理”,才打破了“一哥”们的垄断。

可见这个“第一”问题,其中是深有“道理”的。于是不免想起了一年之前那件“市长独中四元”的旧事——某市搞群众健身活动,“干部队”先踢一场足球赛,作为热身也是动员。市长参加了其中一队,结果一人连进四球,官方的微博立马欢呼起来,说“×市长以出众的球技,在比赛中独中四元”!

“市长”有没有“出众的球技”,我们不知道,但官微刷出的一场球照片却告诉我们,市长连长裤也没脱,卷了一下裤腿,就这样上了“场”。于是舆论间也有“请问”,说是“独中四元”,你守了门没有?当然更有人说,既然是“干部队”,又怎敢去扑市长的“射门”,这不是“不懂道理”了么?好比广州那个龙舟赛,想来并不乏

山寨

叶开

流行词手册

“山寨”文化是特殊时代标签之一,山寨手机、各类山寨食品无处不在,令人防不胜防。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书商“山寨”了金庸,出现了“金庸”、“金庸著”和“金庸新”等写的各种粗糙武侠小说。山寨手机一度被认为是深圳华强北的特殊印记,一些山寨主走过了低级“山寨”阶段,积累基础后主动做了好人。如今,日常用品和食品的“山寨”行为仍然层出不穷,更需科技含量和设计力的“山寨汽车”,则仍旧是大行其道。我刚刚看到一篇报道,说手机APP应用软件里,百分之七十都是“山寨”,是钓鱼软件。这样的“山寨”,就是公然违法行为,需要有关部门去进行有效的管理了。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有些“山寨”行为被认为有积极意义,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发达国家先进产品的学习、仿制,推动了我国工业的发展。二十一世纪后“山寨”行为则成为一种负面文化,各类山寨食品用品让人不放心,山寨影视作品更是让人郁闷。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想象力原创力创造力匮乏是根本问题。要改变,需要在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不断改善、推进。

我对山寨的最初认识是听父亲讲故事。我老家坡脊镇位于中国最南端雷州半岛上,没有电灯,没有娱乐,晚饭后父亲坐在小板凳上,一边吸着水烟筒一边现编现讲各种英雄好汉。最早的山寨大概是瓦岗寨,秦琼是第一号代表人物。隋末第一好汉李元霸令人印象深刻,他瘦似烟鬼,却力大无穷,手执八百斤铜锤砸碎,打得十八路反王落花流水,奠定唐朝开国基础。比变形金刚还强的李元霸,算是说

世界杯狂欢,醒目的缺席者

李泓冰

余热录

世界杯又来了。四年一度,全世界球迷的狂欢盛夏,中国男人们也调好闹钟,凌晨即起,为在遥远的巴西绿茵场上那只滚来滚去的小皮球热血沸腾,浑然忘却了自己的悲凉;为了世界杯狂欢,他们几乎每一次都必须昼夜颠倒。这个小小的现实,其实是在反复提醒,这整件事是别人的盛宴,你只能伸长脖子,越过太平洋,做尴尬的旁观者。

是的,地球从这一刻起为球迷们停摆,从来没有过什么事件,能像世界杯足球这样引发不分种族不分国度的狂热关注。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人次,让其他一切试图诱人眼球的活动都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就算中国球迷身边有啤酒炸鸡侍候,也化解不了心中那根刺:在亿兆人次瞩目的世界杯赛场,有一个醒目的缺席者:中国。

这个缺席,从某种程度上简直是个“奇迹”。这30余年,无论在经济、文化、艺术、国际政治等领域,中国举足轻重,不容忽略。即使在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也四面出击,全面开花,主办了奥运,拿过金牌总数第一,足以让昔日的“东亚病夫”扬眉吐气。几乎唯一节节败退乃至退无可退的,就是中国足球,退到了彻底的不足挂齿,退到了让饱受蹂躏的中国球迷已经不好意思表示关注的地步,只能悻悻然自嘲:即使是巴西队这样的世界强队,也仅战胜过中国队一次;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中国队在世界杯正赛上不败纪录已经延续12年;自1930年至今,中国队,在近百个世纪的世界杯历史中仅输过三场……

不能说国人对于足球不

热爱,也不能说人们对中国足球没有关注度,更不能说中国足球缺乏足够的资金,甚至连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改革,也是最早眷顾到足球。外援、外教、高薪、职业化、社会关注度……一切利好都围绕着中国足球打转好,中国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在艳羡足球所得到的一切。然而,中国足球拥有了一切,独独丢失了足球。所回馈的,除了失败,还是失败,还附赠假球、赌球、黑哨……

这是为什么?

在电视机前,看着世界杯赛满场飞奔的球员,看着他们眼神中对胜利的渴望,看着他们成功后亲吻足球、亲吻国旗,看着他们失利后迸出的泪水和黯然的背影;更看到梅西为了几度受伤后恢复体能一天苦练十小时,看到C罗十年前后的照片,硬是把自已从人练成了希腊诸神一般……人们从中读出的是追求完美足球的纯粹——在足球面前,我们肃然起敬。

我们的足球呢?折腾了20年的职业化,足球的职业精神反而被“化”没了。利益面前,足球一触即溃,什么刻苦训练、集体荣誉、知耻近乎勇,都离中国足球越来越远。剩下的,唯有世界杯上那醒目的缺席。有职业化,但缺乏职业精神,是中国足球最致命的病灶。游移于市场与行政力量的双轨之间,让非正当利益有了巨大空间的,不独是足球,但必须上场和“诸神”面对面短兵相接,不容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可能只有足球。

我们敬慕那样的一些纯粹的人:以自己的职业为荣、为乐,把生命、尊严、荣誉、毅力、激情,悉数注入,首先是中规中矩,然后才能巧夺天工,化腐朽为神奇。

真的不独是足球。